

說郭

正卅九

12  
6  
39





112  
6  
39



說郭目錄

弓第三十九

揮麈錄 王清臣

揮麈餘話 王清臣

避暑漫抄 陸游

南唐近事 鄭文寶

洞微志 錢希白

該聞錄 李畧

從駕記 陳隨隱





東巡記

趙彥衛

青溪寇軌

翁方勺

英藩可錄

張萬賢

江表志

鄭文寶

神塵錄

宋 王清臣

仁宗不寶玉帶

李和文遺事云仁宗嘗服美玉帶侍臣皆注目上還宮語內侍曰侍臣目帶不已何邪對曰未嘗見此奇異者上曰當解以遺虜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寶賜外夷可惜上曰天下以人安為寶此何足惜臣下皆呼萬歲

欲封夫子為帝





北齊顯祖高祥晉陽公李元忠南齊竟陵王蕭子良  
隋長孫覽俱謚文宣王孔子蓋出四謚之後大中祥  
符元年始加玄聖二字後避聖祖諱易爲至聖熙寧  
中欲加謚至神元聖帝禮官李邦直以謂夫子周臣  
也周室諸君止稱王執以爲不可卒從其議

避諱易姓

太上皇帝中興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名之嫌者而  
遊宦參差不齊倉卒之間各易其姓仍其字而更其  
音者勾濤是也加金字者鈎光祖是也加絲字者鈎

紡是也加草頭者苟謹是也改爲句者句思是也增  
而爲句龍者如淵是也絲是拆爲數家累世之後昏  
姻將不復別文潞公自云敬暉之後以國初翼祖諱  
而改今有苟氏子孫與文氏所云相同蓋本一族亦  
是仕于南北失於相照與此相類

汾龔之誤

崇寧中以王荆公配宣聖亞兗公而居鄒公之上故  
遷鄒于兗之次靖康初詔黜荆公但昇塑像不復移  
鄒公于舊位至今天下庠序悉兗鄒並列而虛右雖



後來重建者率皆沿襲而竟不能革也

### 古印章

亡友薛叔器家有關內侯印甚奇古後攷之魏建安二十三年嘗置此名也又友人家有盪虜將軍章及明清有橫武將軍印皆不可攷伯氏有新遷長印後考前漢書乃新室嘗以上蔡爲新遷也又友人家有睦子家丞印乃睦郡名既王之子家丞秩甚卑然篆文印樣皆出諸印右嘗搜得之或云亦王莽時印畢少董家有雍未央姓名見於急就章

### 告身著形貌

本朝及五代以來吏部給初出身官告身不惟著歲數兼說形貌如云長身品紫棠色有髭髯大眼面有若干痕記或云短小無髭眼小面癢痕之類以防僞冒至元豐改官制始除之靖康之亂衣冠南渡承襲僞冒盜名字者多矣不可稽攷乃知舊制不爲無意也

### 潮

姚寬令威明清先友也著西溪殘語考古今事最爲



詳備其間一條云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水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觀

古今諸家海潮之說多矣或謂天河激湧葛洪潮說亦云

地機翁張見洞真正一經盧以肇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

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施師謂僧隱之之言析木

大梁月行而水大見寶叔蒙濤志水源殊派無所適從索隱

探微宜申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

經合浦郡廉州沿南溟而臨海康雷州歷陵水化州涉恩平

恩州往南海廣州迨由龍川惠州抵潮陽潮州泊出守會稽越州

移蒞句章明州是以上諸郡皆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

之候者有日矣復以是求之刻漏窵之消息謂進退也十

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嘘吸天隨氣而漲歛溟

渤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

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陽之精水者陰氣故

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

朔望消於朏魄於上下弦息於輝胸朔而日見東方故潮有

大小焉今起月朔半夜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

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



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  
 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  
 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於是知潮當附日  
 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必進矣  
 或遲速消息又少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於時期矣  
 或問曰四海潮平來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  
 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傍峙澎騰奔激勢可畏  
 也其激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赭  
 北曰龕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

若言岸狹勢逼則東溟自定海縣名屬四明郡吞餘姚奉化

二江江以縣為名一屬會稽一隸四明侔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

聞濤有聲耳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停地名屬會稽北

望嘉興大山屬秀州水濶二百餘里故海商船舶怖於

江潭徒旱切惟泛餘姚小江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

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潭南北亘之隔礙洪波蹙遏潮

勢夫月離震兌它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消月經與乾

潮來稍遲濁浪推滯後水溢來於是溢於沙潭猛怒

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江山狹逼使之然



也宜哉令威以該洽聞於時恨不能知其人明清心  
謂必精博之人後以真宗實錄考之大中祥符九年  
以燕肅爲廣東提點刑獄遂取兩朝史燕公實錄傳  
觀之果嘗自知越州移明州卷末又云嘗著海潮旨  
並行于世則知爲燕無疑

降王舊臣修書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郡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  
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群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  
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多

卒老於文字之間云

帝學權輿

仁帝卽位方十歲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章獻素多知  
謀分命儒臣馮章靖元孫宣公奭宋宣獻綬等采摭  
歷代君臣事跡爲觀文覽古一書祖宗故事爲三朝  
寶訓十卷每卷十事又纂郊祀儀仗爲鹵簿旨三十  
卷詔翰林待詔高克明等繪畫之極爲精妙叙事于  
左令傅姆輩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釋誘進鏤版于禁  
中元豐末哲宗以九歲登極或有以其事啓于宣仁



聖烈皇后者亦命取版摹印做此爲帝學之權輿分賜近臣及館職

### 赤腳仙人

章懿李后初在側微事章獻明肅章聖過閣中欲盥手后捧洗而前上悅其膚色玉耀與之言后奏昨夕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爲汝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當爲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誕育昭陵幼年每穿履襪卽令脫去嘗跣步禁掖宮中皆呼爲赤腳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

### 高宗卧處龍現

宣和中諸王燕子禁中高宗困于酒倦甚小憇幄次徽宗忽詢康王何往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視之甫入卽返驚愕默然內侍請於上上云適揭簾之次但見金龍丈餘蜿蜒榻上所以亟出久之云天命也繇是異待焉

### 慎刑

高宗嘗語呂熙浩云朕在宮中每天下奏獄案至莫不熟閱再三求生路有至夜分卿可以此意戒刑寺



言凡欲治獄切當畱心勿草草熙浩再拜贊卽以上  
言諭之

温公得人心

司馬温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卽以相公  
目之馬至於不能行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  
窺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司馬相公之  
風采耳呵叱不退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一時得  
人之心如此

蔡元長南遷

蔡元長旣南遷中路有旨取有所寵姬慕容邢者三  
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  
三樹紅年年歲歲若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  
前念老翁初元長之鼠也道中市食飲之類問知蔡  
氏皆不肯售至於詣無所不道州縣吏爲驅逐稍  
息元長轎中獨歎曰京失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  
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  
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形庭幾度宣麻止  
因貪此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後數月卒門人呂川



卞老醪錢塋之

碑工辭刻黨人碑

九江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碑姓名呼使仲寧仲寧曰小人家舊貧屢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爲姦不忍下手議之者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

蘇叔黨榮遇

宣和中蘇叔黨游京師寓居景泰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轎至傳旨宣名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纔入則以物障其前不見路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廟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勿敢仰窺始知爲崇高莫大之居時當六月積水如山噴香若霧寒不可忍俯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喻云聞卿是蘇載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故也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湏臾而成上起身縱觀



賞歎再三命宮人奉賜醇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  
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  
歸來如夢復如痴也

揮塵餘話

宋 王清臣

永昌陵

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監苗昌裔相地西洛旣覆土昌  
裔引董役內侍王繼恩登山嶺周覽形勢謂繼恩云  
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繼恩默識之太宗大漸繼恩  
乃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樞密趙鎔知制誥胡旦布衣  
潘閬謀立太祖之孫惟吉適洩其機昌正惠時爲上  
宰鎖繼恩而迎其宗于南衙卽帝位繼恩等尋悉誅



竄前人已嘗記之熙寧中昌齡之孫逢登進士第以能賦擅名一時吳伯固編三元衡鑑祭九河爲一者是也逢素聞其家語與方士李士寧醫劉育熒惑宗世居共謀不軌旋皆敗死詳見國史靖康末趙子崧守陳州子崧先在郡中剽竊此說至是適天下大亂二聖北狩與門人傅亮等歃血爲盟以倖非常傳檄有云藝祖造曆千齡而符景運皇天祐宋六葉而生眇躬繼知高宗已濟大河惶懼歸命遣其妻弟陳良翰奉表勸進高宗羅致元帥幙中興後亟欲大用會

與大將辛道宗爭功宗得其檄文進之詔置獄京口究治得情高宗震怒然不欲暴其事以他罪竄子崧于嶺外此與夏賀良赤精子之言劉歆易名以應符讖何以異哉豈知接千歲之統皇帝自有真邪

符兆

高宗建炎二年冬自建康避狄幸浙東初渡錢唐至蕭山有列拜於道側者勗其前云宗室趙不衰以下起居上大喜顧左右曰符兆如是吾無慮焉詔不衰進秩三等是行雖涉海往返然天下自此大定矣不



袁卽善俊之父此與太宗征河東宋健之祥一也是  
時選御舟篙工又有趙立畢勝之識

### 阜陵中選

紹興壬子詔掌太宗正事安定郡王令時訪求宗室  
伯子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選二  
人焉一肥一癯迺留肥而遣癯賜銀三百兩以謝之  
未及出思陵忽云更子細觀之迺令二人叉手並立  
忽一貓走前肥者以足踢之上曰此貓偶爾而過何  
爲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耶卽逐肥者癯者乃

阜陵也肥者名伯

### 平楚樓

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其坐罪始謫昭化軍節度副  
使潭州安置旣抵貶所寓居於郡中天寧寺寺有平  
楚樓取唐沈傳師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朝廷遣  
殿中侍御史馬伸賜死讀詔畢張徘徊退避不忍自  
盡執事者趣迫登樓張仰首急覩二字長歎就縊

### 秦熈

秦熈本王暎孽子暎妻鄭氏達夫之女暎繇婦家而



早達鄭氏怙執而妒熈旣誕卽逐其所生以熈爲檜  
之乞子檜之任中司虜拘北去夫婦偕行獨畱熈與  
檜之夫人伯父王仲嶷豐父子恃驕而傲每凌侮之  
其後檜用事親黨遍躋要途獨豐每以叅議官處之

避暑漫抄

宋 陸游

上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  
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於河北向時之  
盛掃地而盡矣洎肅宗克復方散求於人間其後歸  
於京師者十無一二初祿山至東都大設聲樂搯幽  
燕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當有天下  
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尚知天命  
有所歸何況人乎於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



略無拜舞者祿山大懷慚怒命置於檻穽中以烈火  
焚之以刀槩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胷臆血流數丈  
鷹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泣

蕭瑀嘗因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  
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  
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  
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  
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曰櫻桃一籠子半赤半

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贊美之曰明  
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卽與黃字  
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周卽  
其傳也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爲婚者先已涉溱洧之譏  
就禮之夕儉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  
催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  
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群客大笑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



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率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卽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得一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旣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卽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旣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卽告以福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旣業以疾爲言卽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童溺中

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將校悉來候問福卽具以告之因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誦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褻衣博帶攝齊升座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伽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



通鑑纂要  
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  
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  
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  
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  
我待價者也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漢以孝廉取士而袁本初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  
士而黃巢屢舉進士科目之不足據也如此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感人  
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  
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  
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  
羶臊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  
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  
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  
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  
裏倉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  
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峇堯試一  
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



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待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卽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

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史舊章詳載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

唐文皇旣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疋馬去今驅萬乘來詞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



遊覽漫抄 五  
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  
烈真相副也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蘗  
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  
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  
遠看初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  
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詩矣然自  
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海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  
豈非讖耶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  
妓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  
之遂被禍龍衮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  
朝封鄭國夫人側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  
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  
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  
只以眼淚洗面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  
奉官孫某爲武疆都監爲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



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明嘗仕遼爲翰林  
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  
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  
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  
五年來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  
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  
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  
武疆秦淮瀚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  
夢栢梁吹落天涯猶竝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

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  
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  
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  
採朱拾翠衣常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  
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  
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衰中原骨肉  
又零落黃鸝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  
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  
憐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



千石有太寧公主永禧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嘗密諭徐鉉鉉言於所親焉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纜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

國破硯山因流轉數十人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十宅又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竝江一古基多群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

慈聖光獻曹后佐佑仁廟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妃盛德之至者也其在父母家時與群女共爲撚錢之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及晚



遊暑漫抄  
歲疾病急顧左右問此爲何日左右對以十月二十日實太祖大忌日也后頷之乃自語曰只此日去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蓋謂不欲別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之勞也遂以是日崩今人學道號超脫非常一旦於死生之際未必能達后之始終若此豈非天人乎

神廟當宁慨然興大有爲之志欲問西北二虜罪一日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后迎笑曰汝甲甚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

國家何堪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鑄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勅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卽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勅上詣室前再拜陞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



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濶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

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外官一負其監之皆二廣川蜀每三歲一貢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鳩猶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於是親筆爲詔謂取會到本庫稱自建隆以來不會有文遣此皆前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藉使臣下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



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于遠郊仍表識之母令牛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舜之用心也

林中書彥振攄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戇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於几筵座上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是乃微伺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中一狐尤毫而白且解人語言向彥振求哀曰幸母見殺必厚報彥振弗顧悉命殺之迄無他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卽攬取渡傍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未用傾之不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國初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刃透成金色或以草然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歛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脹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漲毒之藥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方呻吟牀第間客就訊之云爲腹脹所苦卽取藥就釜煎一杯



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卽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主人視之不測其何爲至此及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旣久經赦客至邸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張守一爲大理少卿平反拆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儻有防身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脯城中縱觀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

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爲我致否曰此易事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帳有頃而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鬼在傍給云此是天上因與款昵情愛甚切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私覩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

有神降於鄭浚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寘之道左空冢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冢欲取其骨



避暑漫抄  
則兒尚活肥健於未棄時冢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  
咻咻然意兒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  
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  
張荆筐張曰物之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  
不食不食則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仙道也父  
喜攜去今不知所在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塾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  
親客吳蓋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劃刃爲刺客李季  
以章醮爲羽客龔釜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通家爲

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子爲說客郭知運以  
離婚爲逐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旣死塋於建康有  
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孳生芻號慟墓前其家大喜  
因厚遺之於是謂之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  
散人中之卽病謂之瘴母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  
鷄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宣政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爲燭兩行列數百枝  
豔明而香溢鈞天所無也南渡後久絕此惟太后回



鑿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  
列數十炬太后陽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  
否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亦然上因后  
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爹爹富貴

南唐近事

宋 江表鄭文寶

烈祖輔吳之初未踰強仕元勳碩望足以鎮時靖亂  
然當時同立功如朱瑾李德誠朱延壽劉信張崇柴  
再同周本劉金張宣崔太初劉威韋建王綰等皆握  
強兵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牢籠終以跋扈爲慮  
上雖至仁長厚猶以爲非老成無以彈壓遂服藥變  
其髭鬚一夕成霜洎曆數有歸讓皇內禪諸藩入覲  
竟無異圖



南唐近事  
烈祖嘗晝寢夢一黃龍繚繞殿檻鱗甲炳煥照耀庭  
宇殆非常狀逼而視之蜿蜒如故上旣寤使視前殿  
卽齊王凭檻而立偵上之安否問其至止時刻及視  
向背皆符所夢上曰天意諄諄信非偶爾成吾家事  
其惟此子乎旬月之間遂正儲位齊王卽元宗居藩  
日所封之爵也

江都縣大廳相傳云陰有鬼物所據前政令長升之  
者必爲瓦礫所擲或中夜之後毀去案硯或家人暴  
疾遺火不常斯邑皆相承居小廳蒞事始獲小康江  
夢孫聞之嘗憤其說然夢孫儒行正直衆所推服無  
何自祕書郎出宰是邑下車之日升正廳受賀訖向  
夜具香案端笏當中而坐誦周易一遍明日如常理  
事篋爾無聞自始來至終考莫覩惟異後之爲政者  
皆飲其惠焉

金陵城北有湖周廻十數里幕府雞籠二山環其西  
鐘阜蔣山諸峰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  
跡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十千建康  
實錄所謂玄武湖是也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



南唐書 卷八  
林泉之事坐間馮謐因舉玄宗賜賀鑿三百里鏡湖  
信爲盛事又曰予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暢予平生  
也吏部徐鉉怡聲而對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  
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爾馮有大慚色

朱鞏侍郎童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午歸  
餐指景爲約其時不至當行櫛楚朱雖稟師之命然  
常爲里巷中一惡犬當道過輒嗥吠鞏乃整衣望犬  
再拜祈之曰幸無齧我早入學中免爲夫子笞責精  
誠所至涕泗交流犬亦狂吠不顧是夕犬暴卒于室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清太中客遊江表卜居于潯  
陽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嘗對  
客奕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爲  
書啟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綴  
數食之間衆製皆就雖不精絕然詞彩磊落旨趣流  
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犢板轅挂  
酒壺於車上山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  
意所適當時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寧割江  
之際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沿汀島以



俱閑魚鼈無知尚交游而不止又賦隱士詩云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其譏刺時政率皆類此元宗南幸道由蠡澤虛白鶴髦杖藜謁鑿輅於江左元宗駐蹕存問頒之穀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數壺以厚其意也他日病將終謂其子曰皇上賜吾上樽飲之略盡固留一榼藏之於家待吾死日殮以時服置拄杖一條及此酒於棺中葬之足矣四時慎勿享奠有益勞費何利死者吾當不歆矣洎卒家人一遵遺命而其子頓絕時祀每因節序必修奠訖焚繼繼於靈

座紙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則自滅遂不復更祭奠矣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之尤物也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勝於一擲舉座屏氣觀其得失六骰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別相君宴罷拉而偕去相君悵然遣之昇元初許文武百僚觀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惟蔣廷翊獨持一縑還家餘無所取士君子以是而多之終尚書郎



鍾謨性聰敏多記問奏疏理論穎脫時輩自禮部侍郎聘周忤旨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徂秦每見道旁古碑必駐馬歷覽皆默識或止郵亭命筆繕寫一日之行不過數里而已又見一圭首豐碑制度甚廣約其詞旨不下數千餘字臥諸荒澗之中半爲水潦所淹無由披讀謨欣然解衣游泳澗中以手捫揣默記其文志諸紙墨他日徵還重經是路天久不雨無復沈碑之泉乃發笥得舊錄本就澗較之無一字差誤

馮謚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給周人將圖間道南歸爲識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腳之僧世宗甚悅因釋罪歸之終中書侍郎賈崇自統軍拜使相鎮江都周師未及境盡焚其井邑棄壘而渡元宗引見於便殿責其奔潰之由且曰朝野謂卿爲賈尉遲朕甚賴卿一旦敵兵未至棄甲宵遁何施面目至此耶崇扣首具陳舒元旣叛大軍失律城孤氣寡無數旅之兵以禦要害雖真尉遲亦



南唐史事  
無所施其勇臣當拏戮惟陛下裁之以忤旨釋罪長  
流撫州

元宗少躋大位天性謙謹每接臣下恭慎威儀動循  
禮法雖布素僚友無以加也一日御小殿欲道服見  
諸學士必先遣中使數使宣諭或訴以小苦巾裹不  
及冠褐可乎常日宋齊丘爲子嵩李建勳爲史館皆  
不之名也君臣之間待遇之禮率類於此

沈彬長者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閒居于江  
西之高安三吳侯伯多餉粟帛嘗荷杖郊原手植一  
樹於平野之間召諸子戒曰異日葬吾此地違之者  
非人子也居數年彬終諸子將起墳於植樹之所尋  
有術士語以吉凶事近樹北數尺之地卜葬家人諾  
之是夕諸子咸夢家君訶責擅移墓地復違吾言禍  
其至矣詰朝乃依遺命伐樹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椁  
工用精妙光潔可鑿蓋上刊八篆字云開成二年壽  
椁一所乃舉棺就椁而葬之廣狹之間皆中其度彬  
第二子道者亦能爲詩以色絲繫銅佛像長寸餘懸  
于襟上衣道服辟穀隆冬盛夏惟單褐布裙跣足日



日馳數百里狂率嗜酒罕接人事多往來玉笥浮雲  
二山林棲野宿不常厥居至今尚在南中人多識之  
位崇文以舊德殊勲位崇台衮巨鎮名藩節制逮之  
坐鎮浮競出入三朝喜愠莫形世推名將臨武昌口  
閱兵於蹴鞠場武昌廳有古屋百餘間久經霖雨一  
旦而頽出乎不意聲聞數里左右色動心恐惟崇文  
拈縱點閱安詳如故亦無所顧問

何教洙善彈射性勇決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李性  
嚴毅果於殺戮左右給使之入小有過愆鮮獲全宥  
何嘗因薄暮與同輩戲於小廳下有蒼頭取李公所  
愛硯擊于手中謂諸鐘曰誰敢破此何時餘酣乘興  
厲色而應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擲硯于石階之  
上鏗然毀裂羣豎迸散無敢觀者翊日李衙退視事  
責碎硯之由主者具以實對李極怒卽命擒何以至  
歿不旋踵矣李之夫人素賢明知何有奇相每曰異  
日當極貴至是匿何後堂中旬浹之間李怒未解夫  
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獨坐小廳有一烏申喙向李而  
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往後園池亭中烏亦隨



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略無去意李性  
既褊急怪怒愈甚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亟召來能  
斃此畜當釋爾罪何應召而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  
應弦斃之李佳賞至再遂捨其罪洎成立擢爲小校  
以軍功累建旌鉞建隆初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之  
日小亭中復見一鳥顧何而鳴何曰昔日全吾之命  
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鳥翻然而下食何掌  
中其後何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功算崇極時莫  
與比靈禽之應豈徒然哉

馮僕卽刑部尚書謚之子也舉進士初年少衆譽籍  
籍以爲平折丹桂秋賦之間僕一夕夢登崇孝寺幡  
刹極高處打方響先是徐幼文能圖夢遂詣徐請圖  
之徐曰雖有聲價至下地洎來春僕俄成名於侍郎  
韓熙載榜下或有責徐之言謬者徐曰誠如吾語後  
當知之放榜數日中書奏主司取十不當遂追榜御  
試馮果覆落

鄧匡圖爲海州刺史有野客潘辰謁之鄧不甚禮遇  
館於外廐忽一日鄧命潘觀獵近郊鄧妻因詣廐中



覬展棲泊之所弊榻莞席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枚其他一無所有艾夜展從禽歸啟籠之際忽爲嘆駭之聲且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朝來攝其光鋌不爾斷婦人頸久矣圍人異之乃聞於鄧鄧詰其由室家具以實告鄧頗驚異遂召潘升堂屏左右曰先主其有劍術乎潘曰素所習之鄧曰願先生陳其所妙使某拭目一觀可乎潘曰何不可也明日公當齋戒三日擇近郊平廣之地可試吾術鄧如其約至期命潘聯鑣而出至城東其始潘自懷袖中出二彈丸

置掌中俄有氣兩條如白虹之狀微微出指端須臾上接於天若風之聲當空而轉又繞鄧之頸左盤右旋千餘匝其勢奔掣其聲錚鏦雖震電迅雷無以加也鄧據案危坐喪精禠魄雨汗浹體莫知已身之所從乃稽首祈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矣幸攝其威靈無相見怖潘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若雲霧之乍收數食間復爲二錫彈丸矣鄧自此禮遇彌厚表薦於烈祖納焉其後欲傳之於人一夕夢其師怒展擅洩靈術傳非其人陰奪其法旣寤不復能劍矣



尋病終於紫極宮臨終上言乞桐棺葬於近地後當尸解上從之使中貴人護葬於金波園至保大中元宗命親信發塚觀之骸骨尚在迄無異焉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於雅道詩句中多用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卻老明日潘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煙霧中有人若猿狙之狀追而視之即可也恠問其故乃擁條而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掇之潘

大噤而去

孫晟爲尚書郎上賜一宅在鳳臺山西岡壠之間徙居之日羣公萃止韓熙載見其門卑巷陋謂孫曰湫隘若此豈稱爲相第耶舉座莫喻其旨明年孫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間果正台席

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村落間有豪民暑雨初霽曝衣篋于庭中失新潔衾服衣少許計其資直不下數千居廬僻遠人罕經行唯一貧人隣垣而已周訪蹤狀必爲隣人盜之乃訴于邑邑白郡



郡命吏按驗歸罪于貧人詐服爲盜詰其贓卽言散鬻于市益不勝捶掠也赴法之日寃聲動人長吏察其詞色似非盜者未卽刑戮遂具案聞於朝廷烈祖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持法明辯甚有理聲受命之日乃絕葷茹齊戒理棹冥禱神祇晝夜兼行佇雪寃枉至郡之日索案詳約始末迄無他狀儼是夕復焚香于庭稽首冥禱願降儼戒將行大辟翊日天氣融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至失物之家震死一牛盡剖其腹腹中得所失衣物乃是爲牛所噉猶未消潰遂

救貧民而儼驟獲大用

諫議大夫張義方命道士陳友合還丹於牛頭山頻年未就會義方遘疾將卒恨不成九轉之功一旦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虺火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爲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粒瘡瘕而終當時識者以爲氣未盡服之陰者不壽也

劉仁贍鎮壽春用師堅壘三載感而不降一夕愛子泛舟於敵境艾夜爲小校所擒疑有叛志請于贍贍將行軍法監軍使懼救不廻復使馳告其夫人夫人



曰某郎妾最小子携提愛育情若不及柰軍法至重不可私也名義至大不可虧也苟屈公議使劉氏之門有不忠之名妾與令公何顏以見三軍遂促令斬之然後成其喪禮戰士無不墮淚

高越燕人也將舉進士文價藹然器宇森挺時人無出其右者鄂帥李公賢之待以殊禮將妻以愛女越竊諭其意因題鷹一絕書于屋壁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不告而去後爲范陽王盧文納之爲壻與王

南歸烈祖累居清顯終禮部侍郎與江文蔚俱以詞賦著名故江南士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爲稱首焉朱匡業劉存忠雖無勳略然以宿舊嚴整皆處環衛之長劉彥貞壽陽旣敗我師屢北京師危之元宗臨軒盱食問其守禦之方匡業對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遂忤旨流撫州存忠在側贊美匡業之言不已流饒州

韓寅亮渥之子也嘗爲子言渥捐館之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鐫甚密人罕見者意其必有



珍翫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尚新巾香猶鬱有老僕泫然而言曰公爲學士日常視草金鑿內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宮妓秉燭炬以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遷十不存一二矣余卅歲延平家有老尼嘗說斯事與寅亮之言頗同尼卽渥之妾云耳

張易爲太弟賓客方雅真率而好乘醉凌人時論憚之嘗侍宴昭愛宮儲后持所愛玉杯親酌易酒捧翫勤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而讓曰殿下輕

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聖人慈儉之旨言訖碎玉杯于殿柱一座失色儲后避席而謝之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沖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憇于道館廻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洒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于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



南唐近事 卷之六  
之爲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  
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慶王茂元宗第二子也雅言俊德宗室罕倫未冠而  
薨上深軫悼每顧侍臣曰子夏喪明不爲異也或對  
曰臣聞仁而不壽仙經所謂鍊形於太陰之中然慶  
王必將侍三后於三清友王喬於玉除伏望少寢矜  
念上泫然焉

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一二不樂  
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爲人引劍斷吾之頸意所惡  
之宗遽下階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

王曾爲當塗宰頗以資產爲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  
貪賄于縣尹曾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蛇驚爲好事  
者口實焉

鄧亞文高安鄉野之人也烈祖時自尚書郎拜青陽  
令升廳就案而食自謂尊顯彌極還語兒子輩云當  
思爲學自致煙霄吾爲百里之長聲鼓喫飯腦後接  
筆此吾稽古之力也

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說然亞夫下獄



之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  
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保大未坐陳覺  
謀干記事乃餓死于青陽

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倖每日  
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初聽政之暇命親  
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頒賚有等語及前事卽日  
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人皆哂  
之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尚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  
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  
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既悟覆杯  
大懾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  
句固不當有銜壁之辱也翌日罷諸懽宴留心庶事  
圖閩吊楚幾致治平

常夢錫爲翰林學士剛直不附貴近側目或謂曰公  
罷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垂幃痛飲面壁而已蓋馮  
魏擅權之際也

周業爲左街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與劉郎素有隙



劉郎長公主  
嘗時為禁帥無何昇元中金陵告災業方潛飲人家

醉不能起有聞上者上顧親信施仁望曰率衛士十  
人詣災所見其馳救則釋不然就戮于牀仁望既往  
亟使召業家語之業大怖衣女子服奔見仁望仁望  
怒之洎火息復命至使殿門會劉郎先至亦將白災  
事仁望揣劉意不能蔽業又懼與之偕罪計出倉卒  
遽排劉越次見上曰火不為災業誠如聖旨上曰戮  
之乎仁望曰業父本方臨敵境臣未敢即時奉詔上  
撫几大悅曰幾誤我事仁望自此大獲獎用業乃全

紀

陳誨嗜鴿馴養千餘隻誨自南劔牧拜建州觀察使  
去郡前一月羣鴿先之富沙舊所無子遺矣又嘗因  
早衙有一鴿投誨之懷袖中為鷹鷂所擊故也誨感  
之自是不復食鴿矣

章齊一為道士滑稽無度善於嘲毀倡里樂籍多稱  
其詞長曰齊二次曰齊三保大中任樂坊判官一旦  
暴疾齊一齧舌而終

女冠耿先生烏爪玉貌甚有道術獲寵於元宗將誕







嚴親烈祖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于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嘆以銀盆綵段賞之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搔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勿絕耳請敕泰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鷄可不令而止

烈祖從其計朞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嚴求微時爲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每日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留意朞年嚴亟登公輔宰歿既久其子理遺命候謁嚴門嚴贈擔石束帛而已其子慊懷而退嚴不甚顧密遣家人賚黃金數十斤伺于逆旅間謝之曰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薦一官地宅僕馬畢爲之置其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曰聊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焉



烈祖輔吳日與諸侯會射延賓亭劉信擊牙注矢揖擬四座小校孫漢威疑不利于上忽引身障烈祖以已當之上自此益加寵遇位至待中九江帥

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遣信使者而杖之詈曰語劉信要背卽背何疑之甚也信聞命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凱旋之日師至新林浦犒錫不至亦無所存勞他日謁見義祖命諸元勳爲六博之戲以紓前意信酒酣掬六骰于手曰今公疑信欲背者傾西江之水終難自滌不負公當一擲徧赤誠如前旨則

衆彩而已信當自拘不煩刑吏耳義祖免釋不暇投之於盆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昭感復待以忠貞焉

李建勳鎮臨川方與僚屬會飲郡齋有送九江帥周宗書至者訴以赴鎮日近器用儀注或闕求輟于臨川李無復報簡但乘醉大批其書一絕云偶罷阿衡來此郡固無閒物可應官憑君爲報羣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



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  
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  
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之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  
氏妬悍親執尼爨不置妾滕齊丘選姿首之婢三人  
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禮問其故李曰  
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旣  
不自安求還宋第李笑而許之

馮延巳鎮臨川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  
翊日有僧解之曰毛生古間不可剃也相公其未替  
乎旬日之間果已寢命

張洎計偕之歲爲閏師燕王冀所薦首謁韓熙載韓  
一見待之如故謂曰子好一中書舍人頃之韓主文  
洎擢第不十年果主綸闈之任

進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絕當代上饒郡公嘗聞於  
元宗上甚欲召對屬淮甸多故盤桓朞月戎務日繁  
竟不獲見出關日李建勳贈一絕云韻如古澗長流  
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新聲不到御



樓前

鍾傅鎮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謁傅以曆日包一桶致袖中使射之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歲當頭立諸神莫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

程員舉進士將逼試夜夢烏衣吏及門告員曰君與王倫廖衢陳度魏清並已及第員夢中驚喜理服馳馬詣省門見楊遂張觀會顛立街中謂曰榜在雞行何忽至此員悵然而覺祕不敢言其年考功員外郎朱祕權知貢舉果放楊遂等三人員輩卒無徵應既

夏內降御札尙慮遺賢命張洎舍人取所試詩賦就中書重定務在精選洎果取員等五人附來春別榜及第明年歲在癸酉也

李德來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號李貓兒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馬爲韓盧樂工爲伶倫譖佞爲審諤以此貽譏於世

木平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保大初徵至闕下傾都瞻禮闐咽里巷金帛之施日積數萬常出入宮禁中他日從上登百尺樓上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木平曰



南唐述事 三十一  
尤宜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歲木平卒淮甸大擾  
自壽陽置烽堠以應龍安山旦夕上多登覽以瞻動  
靜又上最鍾愛慶王王初幼學上問壽命幾何木平  
曰郎君聰明哲智預知六十年事壽當七十是歲疾  
終年十七益反語以對之也

李徵古宜春人也少時賤遊嘗宿同郡潘長史家是  
夜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劔鎗錄衙隊約二百  
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泊見乃寓宿秀才覺後  
言于潘曰此客非常人也妾來晨略見餞酒一鐘贈

之金扼腕曰郎君他日富貴慎勿相忘李不可知也  
來年至京一舉成名不二十年自樞密副使除本州  
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

韓熙載放曠不稽所得俸錢卽爲諸姬分去乃著衲  
衣負筐令門生舒雅執手板于諸姬院乞食以爲笑  
樂使中國作詩云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舟到江  
北來舉目無相識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陶穀學士奉使恃上國勢下視江左辭色毅然不可  
犯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爲驛卒女每日弊衣持帚



埽地陶悅之與狎因贈一詞名風光好云好因緣惡  
因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  
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明日後主設宴陶辭  
色如前乃命弱蘭歌此詞勸酒陶大沮卽日北歸  
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北齊  
徐之才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云最是五更留  
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洞微志

宋 錢希白

太平興國李守忠爲承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  
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所居見  
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  
百九十五語次見梁上一鷄巢中有一小兒頭下視  
宋卿曰此吾前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  
下子孫列拜而已

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唱歌曰踏陽春人間二月



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歌曰  
五雲華蓋晚玲瓏天府由來汝腑中惆悵此情言不  
盡一丸蘿蔔火吾宮後遇一道士作法治之云每見  
一紅衣小女引入宮殿皆多紅名紫州小姑令道士  
曰此正犯天喪毒女郎心神小姑脾神也按醫紅蘿  
蔔治麵毒故曰火吾宮卽以藥兼蘿蔔食之其疾遂  
愈

有術士於腕間出彈子三九皆五色叱令變卽化雙  
燕飛騰上下又令變卽化二小劍交擊須臾復爲丸

### 入腕

汴都之南百餘里有周令公墓墓前一石人能爲怪  
人或過之多稱魯校書或云石押衙

僧便聰於五臺將還京師寺有老僧寄以書其上題  
云東京城北尋勃賀分付僧竊啓封視之云度衆僧  
畢早來苟更强住却恐造業復封之乃至京尋訪不  
見其人一日五丈河側見一小兒逐一大猪名勃賀  
僧問之云屠者趙氏之子能引羣猪令不亂遂愛婆  
荷故以名僧試呼其名以書投之猪遂食其書人立



而化僧徑之五臺訪老僧亦化去矣

虞部郎中周仁得監永豐倉有通漏者進士呂中及見之十歲小兒出一啓爲贄仁得讀之有孔緒之壑已空孔緒之車初適仁得問孔氏之車出何書乃厲聲呼仁得父祖名化爲大鼠入倉而去

盧多遜未第時面極黑有相告曰此名敗土色貴卽明閏復來必多災多遜歷貴仕面色甚瑩將敗數日忽暗黑如故

有人喜食野物捕鴉鷂之未毛者以油塗之復至窠狀  
中至大不毛取食號爲鴉狔後其妻產一物正如其



該聞錄

宋 李畧

唐路丞相隨父必從渾瑊會平涼爲虜所執死焉隨方在嬰襁中迨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汝父不隨嗚咽無言母曰視汝眉目宛若父之眉目隨遂覽照觀之殞絕于地後終身不復臨鏡與夫曾參父嗜羊棗而參終身不食同矣豈非孝之純乎世有朝感而暮悅貌慘而心泰者其類甚衆噫斯孝之妄者豈獨孝乎忠亦有之



龍圖閣待制唐公肅文行淵雅蒞政有清識之譽先與濟陽丁相同舉進士爲三益友後官各顯著居水櫃街與濟陽宅相對一日朝廷自金陵召濟陽入議有弼諧之命唐遂遷居州北避之畋往謁唐公認其由唐曰謂之丁相字入卽大拜權勢日隆若數與之往還事涉依附或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暮歲濟陽因妖誣事黜降嶺表畋復謁唐公公曰果有是日丁之才術實天與之乃唐李贊皇之流蓋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可以總家庶若得太

祖朝趙中令呂丞相居其上則丁之用不私位不危也至哉言乎

開寶中神泉縣令張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則貪黷自奉其例甚多一日自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內與給事諸色人不得有輒獻送有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輩知也言不得獻送是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續壽衣宰一無所拒感領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唾者得之於神泉進



言聞金  
士黃鳳時王岳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是鶴下處  
却尋魚最爲中的

畋生於丑門昌西橋所居之南舊有一宅高敞虛闐  
人不可居每至昏暝間於堂壁之下有聲漸起若銅  
鈴之響或四或五繚繞宇內至曉始息先考好接士  
徧訪人問其故時有焦道士曰妖祥之興本由陰陽  
五行之氣相剋減而然也凡二氣相搏爲聲此必因  
沴氣畜在一隅故成妖爾謂徧室中屋壁狹隘之處  
俾其開豁虛明發泄滯氣然後復新其壁先考如其

言果妖不復作畋自幼誌之後有朋友凶宅者以此  
傳之皆驗

范丞相質常言驢馬駒子行有先後屬詰廐吏言俱  
可驗蓋上旬駒生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行與母並  
下旬生者行在母後每驗之皆不繆質曰定含靈之  
類悉稟五行之氣馴至之道得於自然至於魚龍異  
淵沼虎兕居藪穴分行列於鴻鴈辨尊卑於蠶螿蠢  
動猶然而况於人乎其有逆天之理矯性之分其大  
者則爲亂臣賊子曾禽獸之不如也



從駕記

宋 陳隨隱

孟亨駕出則軍器庫御酒庫御廚祇候庫儀鸞司御藥院從物前導騏驎院馬引從舍人內外諸司庫務官繼之前驅親從左右各二十一人控攏親從三百十四沿路喝贊舍人二文武左右各八都下親從如其數閣門宣贊捧駕頭於馬上乃太祖卽位所坐香木爲之金飾四足隨其角前小偃織藤肩之至則迎駕者起居引駕主首左右各五人閣門提點御史臺



從駕記  
諸房副承直御椅子簿書官閣門祇候金鎗銀鎗招  
箭東一至五西一至二茶酒等班環衛御帶內等子  
道遙子御輦院官御燎子翰林司官閣門覺察宣贊  
二人殿侍五十二快行如上數而殺其二御馬數十  
院官隨之警蹕八人殿侍執從物者十人行門往來  
禁衛內編排三十人知閣步帥行於中御龍直執從  
物者八十人引駕長八人祇候左右班各二十人殿  
前指揮使如上數各殺其六親方圍子二百四十人  
內殿直御龍直各二百崇政殿親從內外等子各如

上數內等子十七人作內圍子王管殿司公事主管  
禁衛官押之燭籠兩行各六十人快行如初數行門  
二十四人擎輦六十人中仰承顏蓋二扇二挾輦殿  
前指揮使左右各二十四人內殿直如之挾輦御藥  
左右各二人插帶內外御帶倍上數帶御器械閣下  
官又倍之文武親從又各如前數篋一扇二左賢右  
戚乘馬從駕彈壓宮殿之行門以下舒腳幞頭大團  
花羅袍擊鞭編排小團花羅袍御龍直茶酒等班紅  
地方勝練鵲纈羅衫各塗金束帶控攏御馬左右直



執七寶素紅瑪瑙鞭各二擎硃紅水地戲珠龍杓子  
各一皂紗帽青地荷蓮纈羅衫塗金束帶文武親從  
貼錦帽紫寶相花大神衫銅革帶內外圍子皂紗帽  
紅地黃白獅子纈羅衫緋線羅背子塗金戲獅束帶  
前引從並姜牙帽三色纈衫銅帶親事官曲脚幞頭  
簇四金鵬袍塗金帶百官諸司並朝服阮秀實仰瞻  
聖駕詩云紫烟歛翠碧天長柳蔭旌旗午尚霜一朶  
彩雲擎瑞日光華盡在舜衣裳僧必萬云輕塵不動  
馬蹄催警蹕聲中聖輦來漢代威儀周禮樂太平天

子拜香回若恭謝駕回圍於子內作樂添教坊東西  
班各三十六人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云六軍文武  
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帶盡分春  
色賜羣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  
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潘枋云輦路安排看  
駕迴千官花壓帽簷垂君王不輟憂勤念玉貌還如  
未挿時鄧克中云輦路春風錦繡張裁紅剪綠闔芬  
芳黃羅傘底瞻天表萬疊明霞捧太陽阮秀實云宮  
花密映帽簷新誤蝶疑蜂逐去塵自是近臣偏得賜



繡鞍扶上不勝春先臣云幸驂恭謝觀繁華馬上歸  
來戴御花老婦稚兒相顧問也頒春色到詩家

東巡記

宋 趙彥衛

台州臨海縣章安祥符寺法堂有高廟御坐寺僧師  
顏年八十餘矣能言東巡事云時年方十四事悟講  
主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民間謹言天子航海  
東來泊金鰲山下二十八日平明有十六人皆衣戰  
袍步自金鰲入寺有黃領者坐頃之間寺有素食否  
時方修歲懺乃取炊餅五枚以進之食其三已又食  
其半悟講主復擷園蔬芼以薑鹽進之有旨取一內



東遊記 八  
人乃借民間小竹輿乘之以來立語良久復令登舟  
晚遂復幸金鼇凡留十四日始航海幸永嘉又留四  
十五日復航海幸金鼇又留八日忽聞六軍皆呼萬  
歲捷書至也於是航海由四明還紹興李正民侍郎  
乘桴錄云己酉十二月五日車駕至四明十五日大  
雨遂登舟至定海十九日至昌國縣二十六日移舟  
之溫台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而日僅行數十里  
二十九日歲除庚戌正月二日北風稍勁晚泊台州  
港三日早至章安知台州晁公爲來上幸祥符寺從

官迎拜于道左是日得餘杭把監官陳彥報人馬至  
縣迎擊乃退六日得張俊奏云二十八二十九日正  
月二日凡三遇敵殺傷相當八日張忠正奏云張俊  
出兵擊退虜騎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十八日移舟  
離章安十九日晚雪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澳門二十  
一日泊溫州港國史載此事皆在四年正月與顏言  
不合然今歲懺皆開歲乃修則顏所記誤耶金鼇蓋  
一獨峰坡陀鬱茂若鼇背然正與柵浦相對兩渙之  
間略辨牛馬東看海門雲飛波翻渺然無際山頂有



善齊寺與夫祥符塔院紹興三十二年始賜額先是有人題詩云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多處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向金鼇背上行高廟覽之以爲詩識求其人不可得御坐一竹椅寺僧今別造以黃蒙之壁間有詩云黃帽當年駕舳艫東浮鯨海出三吳中興事業風波惡好作君王坐右圖不著姓氏

青溪寇軌

泊宅翁方勺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竭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惑衆知縣事承議郎陳光不卽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偏禪將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搖數日聚惡少千餘焚民居掠金帛子女提點刑獄張苑通判州事葉居中不能招致欲盡殺乃已故賊得脅虜良民爲兵旬日有衆數萬十一月二十九日將領蔡遵與戰於



青溪元朝  
息坑死之遂陷青溪縣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  
天章閣待制欵守會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青齊  
濟濮間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禦無策  
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勢取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  
九日進逼杭州知州事趙霆棄城走州卽陷節制直  
龍圖閣陳建廉訪使者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  
居民死者十三朝廷遣領樞密院童貫常德軍節度  
使譚楨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制  
置江淮二湖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七佛引衆六

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  
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退據杭  
州二月七日前鋒至清河堰賊列陣以待王師水陸  
竝進戰六日斬賊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宮府庫  
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絕翌日宵遁大兵入城當是時  
少保劉延慶由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僞入大王  
斬五千級復歙州出賊背統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  
興宗自杭趨睦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獲七百里生  
擒方臘及僞相方肥等妻印子毫二太子等凡五十



二人

毫二太子其子之號

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招來老幼

四十餘萬復使歸業四月二十六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靈山賊朱言吳邦起應之據處州而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品山賊陳十四公等起兵掠溫台諸縣四年三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百餘萬自出師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婺州刺史崔義玄平之故梓桐相傳

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識記誘惑愚民而貧窮游手之徒相乘為亂青溪為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北趨睦西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湖地勢迂險賊一旦焚蕩無一存者群黨據險以守因謂之洞而浙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聲則斂手聽命不逞小民往往反為賊鄉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徼利渠魁未授首間所掠婦女自洞逃出俛而雉經於林中者由湯崑榴樹嶺一帶凡八



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其數會稽進士沈傑嘗  
部民深入賊境新覩其事爲余言賊之始末因稽合  
衆論據其實著于篇青溪知縣陳光旣坐不治賊就  
戮朝廷改睦爲嚴州歙爲徽州青溪界至歙州路皆  
鳥道縈紆兩旁峭壁萬仞僅通單車方臘之亂曾待  
制出守但以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雖虺蟻之  
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宋江擾京東曾公移守青  
社掌兵者以霧毒爲辭移屯山谷間州遂陷

後漢張角張熹輩託天師道陵爲遠祖立祭酒治病

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遂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  
則剽劫州縣無所不爲其流至今喫菜事魔夜聚曉  
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實起於北方觀其  
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槁趨  
靜默若有志於爲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  
無所得敗務攘敗以挺亂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  
疑似難識欲痛繩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致禍  
變則陳光之於方臘是也有舍法令一切弗問但魔  
迹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務絕其本源肅清境



內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而反則越守劉韜之於仇賊  
是也仇破劍縣新昌上虞凡三縣此風日煽殆未易察也始知能  
上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入於此道不急  
不怠銷患於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容齋逸史曰甚哉小人患得患失貽禍之深也初元  
祐間宣仁太后臨朝天下大政事皆太后與二三大  
臣議可而行時雖天下稱治哲宗內弗平也一旦太  
后崩方欲悉反其政以攄宿憤而小人揣知上旨遂  
引呂武爲喻上益惑焉明年改元紹聖而熙豐群邪

彙進矣是後天下監司牧守無非時宰私人所在貪  
墨民不聊生迨徽廟繼統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  
豐亨豫大之說以恣蠱惑童貫遂開造作局于蘇杭  
以制御器又引吳人朱勗進花石媚上上心旣侈歲  
加增焉舳舻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至截諸道糧餉  
綱旁羅商舟揭所貢暴其上篙師柁工倚勢貪橫凌  
轢州縣道路以目其尤重者漕河弗能運則取道於  
海每遇風濤則人船皆沒枉死無算江南數十郡深  
山幽谷搜剔殆遍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



取之必得乃止程限慘刻無間寒暑士庶之家一石  
一木稍堪玩者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之指  
爲御物又不卽取因使護視微不謹則重譴隨之及  
啓行必發屋徹牆以出由是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爲  
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  
以供其須思亂者益衆初方臘生而數有妖異一日  
臨溪顧影自見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負遂託左道  
以惑衆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  
繁夥有漆楮松杉之饒商賈輻輳臘有漆園造作局

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會花石綱之擾遂因民不  
忍陰取貧乏游手之徒賑恤結納之衆心旣歸乃推  
牛醜酒召惡少之尤者百餘人會飲酒數行臘起曰  
天下國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  
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  
死弗恤於汝甘乎皆曰不能臘曰靡蕩之餘又悉舉  
而奉之仇讐仇讐賴我之資益以富實反見侵侮則  
使子弟應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然歲  
奉仇讐之物初不以侵侮廢也於汝甘乎皆曰安有



此理臘涕泣曰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  
供應吾儕所賴爲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  
銖遺夫天生烝民樹之司牧本以養民也乃暴虐如  
是天人之心能無慍乎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  
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昔吾  
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  
已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爲安邊之長策也獨吾  
民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諸君以  
爲何如皆憤憤曰惟命臘曰三十年來元老舊臣貶

死殆盡當軸者皆齷齪邪佞之徒但知以聲色土木  
淫蠱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監司牧  
守亦皆貪鄙成風不以地方爲意東南之民苦於剝  
削久矣近歲花石之擾尤所弗堪諸君若能仗義而  
起四方必聞風響應旬日之間萬衆可集守臣聞之  
固將招徠商議未便申奏我以計縻之延滯一兩月  
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朝廷得報亦未能決策發兵  
計其遷延集議亦須月餘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  
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此時當大定無足慮也况



西北二虜歲幣百萬朝廷軍國經費千萬多出東南  
我既據有江表必將酷取於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內  
變二虜聞之亦將乘機而入腹背受敵雖有伊呂不  
能爲之謀也我但畫江而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四  
方孰不斂衽來朝十年之間終當混一矣不然徒死  
于貪吏耳諸君其籌之皆曰善遂部署其衆千餘人  
以誅朱勔爲名見官吏公使人皆殺之民方苦於侵  
漁果所在響應數日有衆十萬遂連陷郡縣數十衆  
殆自萬四方大震時朝廷方約女直夾攻契丹取燕

雲地兵食皆已調集待命適聞臘起遂以童貫爲江  
淮荆瀾宣撫使移師南下臘不虞如是速也貫至蘇  
州始承認罷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  
前至秀州累敗賊鋒追至幫源洞賊尙二十餘萬與  
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穴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韓  
蘄王世忠時爲王淵禪將潛行谿谷問野婦得徑卽  
挺身直前度險數重搏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  
遂併取臘妻子符印及方肥等其黨皆潰前後所戮  
人命數百萬江南由是凋瘵不復昔日之十一矣迨



建炎南渡經費多端愈益窮困不可復支向非臘之  
耗亂江淮二淞公私克實南渡後或可藉爲恢復之  
資亦未可知也噫臘之耗亂可哀也已然所以致是  
者誰歟泊宅翁之志冠軌也蘄王猶未知名故略之  
且時宰猶多在朝臘黨陰謀語多忌諱亦削不載吾  
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司民者

喫菜事魔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遠  
方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衆始自  
福建流至溫州遂及二淞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

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  
死則袒葬方歛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  
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次問衣履  
逐一去之以至于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包衣則以  
布囊盛尸焉云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蕪  
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  
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不必相識黨  
人皆館穀焉凡物用之無間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  
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右者謂之魔母



各有誘化且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公處燒香魔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爲真佛其說不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爲麻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言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鞠久不能得或云何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

窮究何以雜物百數問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間餘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喪葬之類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成佛故結集旣衆乘亂而起日嗜殺人最爲大患此僧惡釋氏蓋以不殺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大嚴罕有告者株連旣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爲等必協力同心以舉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也



江表志

宋 鄭文寶

江表志者有國之時朝章國典粲然可觀執政大臣以史筆爲不急之務洎開寶中起居郎高遠當職始編輯昇元已來故事將成一家之言書未成遠疾亟數篋文章皆令焚之無孑遺矣太宗皇帝欲知前事命湯悅徐鉉撰成江南錄十卷事多遺落無年可編筆削之際不無高下當時好事者徃徃少之文寶耳日所及編成三卷方國志則不足比通曆則有餘聊



足補亡以俟來者庚戌歲閏二月二十三日序

南唐高祖姓李諱知誥生於徐州有唐疏屬鄭王房之支派父祖榮不仕帝少孤有姊出家爲尼出入徐溫宅與溫妻李氏同姓帝亦通姊往來溫妻以其同宗憐其明惠收爲養子居諸子之上名曰知誥累典郡符溫爲丞相封齊王出鎮金陵留帝在都執楊氏政事帝沉機遠畧莫知其際折節謙下中外所瞻纔及弱冠躬秉大權楊都繁浩之地海內所聞帝卒由寒素無所耽溺內輔幼主外弼義父延楊祚十數年

帝之力也丞相薨盡摠其兵嘗以讖詞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由是懷逼禪位之心矣吳帝加以九錫封齊王丙申年執政者欲盡楊氏一朝然後受禪烈祖不可遂以國稱唐改元昇元更姓李氏名昇追尊丞相爲義祖皇帝吳帝爲讓皇帝在位七年年五十四廟號烈祖謚曰孝高陵曰永陵元敬皇后宋氏祔焉年號昇元

皇子

元宗

少子

大弟遂

齊王達

衛王暹



宰相

宋齊丘

李建勳

嚴球

張居永

使相

趙王李得成

張崇

張宣

周本

李簡

王輿

劉威

劉信

王綰

柴再用

劉金

徐介

馬仁裕

樞密使

杜鄴

陳褒

將帥

崔太初

王輿

姚景

祖重恩

李鐸

文臣

楊彥伯

高弼

孫晟

李正明

龔凜

蕭儼

陳幼文

賈潭

嚴球為相是時王慎辭奉使北朝球在病請告烈祖授以論荅凡數百事皆中機務然嚴球未見更就宅訪之球覽畢尤稱所美請更添事北朝問黑雲長劍



多少來時及五十指揮皆在都下柴再用不曾赴鎮  
烈祖首問黑雲長劔並柴再用所云慎辭依前致對  
梁太祖銳意南征卽時罷兵球夜宿金山常有詩云  
淮船分蠹點江市聚蠅聲烈祖性多嚴忌宋齊丘因  
而興譖以竹籠盛之沉於江口

魏王知訓徐溫之子烈祖曲宴引金觴賜酒曰願我  
弟百年長壽魏王意烈祖宴引他器均之曰願與陛  
下各享五百歲烈祖不飲久之申漸高乘詎諧併而  
飲之內金鍾於懷袖亟趨而出到家腦潰而終

宋齊丘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堯累贄謁於宋知其忤  
物托以它故終不與之見一日宋公喪子匡堯隨弔  
客造謁賓司復却之乃就賓次大署二十八字云安  
排唐祚挫強吳盡見先生設廟謨今日喪雛猶自哭  
讓皇宮眷合如何

讓皇遷於泰州永寧宮數年未卒每有枝葉及五歲  
卽有中使賜衫笏加官卽日而終讓皇居泰州永寧  
宮常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  
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煙凝遠岫愁千點



江表志 四  
雨滴孤舟淚數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  
量申漸高嘗因曲宴天久無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  
言雨足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漸高云雨怕抽  
稅不敢入城異日市征之令咸有損除  
仲時光者樂部中之宮妓也有寵於永寧生衛玉邊  
烈祖務嚴峻整有難犯之色常怒作數聲金鋪振動  
仲夫人左手擎飯右手捧匙安詳而進之雷電爲之  
少霽後封越國太妃

柴載用按家樂於後園有左右人竊於門隙觀之柴  
遇之乃召至後園使觀其按習曰隙風恐傷爾眸子  
元宗名璟烈祖元子也母曰宋太后謙和明睿奢儉  
得中搜訪賢良訓齊師族政無大小咸必躬親善曉  
音律不至耽溺深知理體洞明物情聖德聞於隣國  
矣在吳朝太子諭德後累居丞相常於廬山構書堂  
有物外之意烈祖卽位爲皇太子烈祖崩於柩前卽  
位年四十九在位十九年廟號元宗謚曰明德孝道  
陵曰順陵皇后光穆順聖鍾氏年號二保太交泰

皇子



太子真

陳王 少亡

保寧 少亡

慶王弘茂 少亡

鄭王從善 降封南楚國公

從王從嘉

鄧王從謚 降封江國公

吉王從謙 降封鄂國公

昭公平從慶

宰相

宋齊丘

李建勳

馮延巳

徐游

孫晟

嚴續

謝匡

使相

趙王李德誠

王崇文

郭宗

謝匡

朱鄴

柴克寃

孫漢威

皇暉

劉彥貞

朱鄴

樞密使

嚴續

湯悅

李徵吉

陳覺

唐鎬

陳處堯

魏岑

偽王

楚王馬萼

光山王王延政

將帥

馬先進

陳誨

魏韶

林仁肇

張漢卿

鄭彥華

丘仁翊

陸孟俊



王建封

祖全恩

馬在貴

鄭再誠

張彥卿

劉從俊

張全約

時厚

武暉

咸師朗

查文徽

許文慎

邊鎬

陳承昭

高弼

文臣

江文蔚

王仲連

李貽業

游簡言

湯悅

常夢錫

朱鞏

陳玄藻

馮延魯

潘承祐

高遠

田霖

張義方

高越

賈潭

李克明

張易

趙宣

陳繼善

元宗為太子日常問安寢門會烈祖酣寢未解夢便殿有黃龍據闌檻蜿蜒可懼烈祖既寤命左右觀之即太子也

蘇洪進揚州版築發一塚不顯姓名刻石為銘曰日為箭兮天為弓射四時兮無窮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人隨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窿天人墓兮在其中猿啼鳥叫烟濛濛千年萬歲松栢風

左散騎常侍王仲連北土人事元宗元宗嘗謂曰自



江表志  
古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多王仲連對曰誠  
如聖旨陛下聖祖玄元皇帝降於亳州真源縣文宣  
王出於兗州曲阜縣亦不爲少矣嗣王有愧色

兩浙錢氏偏霸一方急徵苛慘科賦凡欠一斗者多  
至徒罪徐湯嘗使越云三更已聞獐鹿號達曙問於  
驛吏乃縣司徵科矣民多赤體有弊葛褐者多用竹  
篾繫腰間執事非利不行雖貧者亦家累千金

元宗割江南之後金陵對岸卽爲敵境因遷都豫章  
舟車之盛旌旂絡驛凡數千里百司儀衛泊禁校帑

藏不絕者僅一載上每北顧忽忽不樂澄心堂承旨  
秦裕臧徵多引屏風幃之嘗吟御製詩云靈槎思浩  
渺老鶴憶崆峒

上友愛人之分備極天倫登位之初大弟遂燕王邊  
齊王達出處遊宴未嘗相捨軍國之政同爲參決

保太五年元日大雪上詔大弟以下登樓展宴咸命  
賦詩令中使就私第賜李建勳建勳方會中書舍人  
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於溪亭卽時和進元宗乃  
召建勳鉉義方同入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興詠徐鉉



江表志  
爲前後序大弟合爲一圖集名公圖繪曲盡一時之  
妙御容高冲古主之大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  
矩王之樓閣宮殿朱澄王之雪竹寒林董元王之池  
沼禽魚徐崇嗣王之圖成無非絕筆侍宴詩纔記數  
篇而御詩云珠簾高捲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  
氣昨朝飄律管東風今日散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比  
落勢還同舞勢斜座有賓朋樽有酒可憐情味屬儂  
家建勳詩云紛紛忽降當元會著物輕明似月華狂  
酒玉墀初放杖蜜粘宮樹未妨花迴封雙闕千尋峭

冷壓南山萬仞斜寧意晚來中使出御題宣賜老僧  
家鉉詩曰一宿東林正氣和便隨仙仗放春華散飄  
白獸惟分影輕綴青旂始見花落砌更依宮舞轉入  
樓偏向御衣斜嚴徐幸待金門詔願布堯言賀萬家  
義方詩曰恰當歲日紛紛落天贊瑤華助物華自古  
最先標瑞牒有誰輕擬比楊花密飄粉署光同冷靜  
壓庭枝勢欲斜豈但小臣添興詠狂歌醉舞一千家  
陳覺李徵古少日依托鎮南楚公齊丘拔引至樞密  
使保太之末王室多故覺及徵古屢上變言天命已



改請元宗深居後苑請國老攝國事令陳高草敕上前曰陛下既署此敕臣不復見陛下矣元宗使鍾謨言於周世宗曰罪大臣理合奏啓世宗曰自家國事大國難預命湯悅草制曰惡莫大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宋齊丘本一布衣遭遇先帝不二十年窮極富貴陳覺李徵古言齊丘是造國之手理當居攝二云卽日齊丘青陽安置覺徵古各賜自盡齊丘將至青陽絕食數日後命至家人亦菜色中使云令公捐館方始供食家人以絮塞口而卒有魂氣一道舟中起

直貫元華

朱遵度本青州書生好藏書高尚不仕閑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群書麗藻一千卷漆經數卷皆行於世

元宗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將行謂所親曰今主上寬仁大度比於先帝遠甚矣但往昔未足定左右獻贊得方正之事若如目前所圖終恐不守舊業及馮延魯陳覺出封閩中徵督軍糧急於星火建勳以詩寄延魯曰粟多未必爲全計師老須防有援兵旣而



福州之軍果爲越人所敗歸取司空累表致政自稱  
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時學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勳  
以詩荅曰司空猶不作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  
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自京口求退歸青陽號九華  
先生未周歲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德未衰時  
望方重或有以宋公比之因爲詩曰桃花流水須相  
信不學劉郎去又來捐館之夕告門人曰時事如此  
吾得保全爲幸已甚吾死不須封樹立碑塚上任民  
耕鑿無致他日毀斷之弊其後甲戌之難公卿營域

爲兵發遍獨建勳莫知葬所訖不及禍

魏王知訓爲宣州帥苛歛暴下百姓苦之因入覲侍  
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神鬼狀傍一人問曰  
何者綠衣對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覲和地皮掠來  
因至於此

張崇帥廬江好爲不法士庶苦之嘗入覲江都廬人  
幸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聞之計  
口徵渠伊錢明年再入覲盛有罷府之耗人不敢指  
實皆道路相目捋髭相慶輒歸又徵捋髭錢嘗爲伶



人所戲使一伶假爲人死有遣當作水卒者陰府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獺崇亦不慚

馮謐朝堂待漏因話及明皇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今不敢過望但恩賜玄武湖三十里亦當足矣徐公曰國家不惜玄武湖所乏者賀知章耳

徐公撰江南錄議者謂之不直蓋不罪宋國老故也國甸當淮甸失律之後援引門人陳覺李徵古掌樞密之任且授其意曰天命已去元宗當深居此苑國老監國元宗詔之將行陳高草詔諍之而止舉國皆

聞爲臣之道餘可知矣

文憲太子與旣正儲闡頗專國事而又率多不法元宗一旦甚怒撻之以毬杖且曰當命太弟遂與有懼色宅日密使持醢付昭慶宮宮使袁從範未幾範子幹爲遂嬖臣宋何九讒構遂訐寘之法範乃懼而且怨會遂擊鞠暑渴範進漿遇醢即日未殯而體已潰矣

元宗誅戮大臣之後暮年於禁中徃徃見宋齊丘陳覺李徵古如生叱之不去甚惡之因議太子南幸太



子真既病數見太弟遂爲祟於昭慶宮中

前進士韓熙載江北行上云熙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則慕義來朝假身爲賈既及疆境合貢行藏某聞釣巨鰲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鷄之刀是故有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卧一山之蒼翠某愛思幼雅便異諸童竹馬蒿弓固罔親於好弄杏壇槐里寧不倦於修身但勵志以爲文每棲身而學武得麟經於泗水

寧性異圖授豹畧於邳垠方酣勇戰占惟奇骨夢以生松敢期墜印之文上媿擔簦之路於是撻龍領編虎鬚繕獻捷之師徒築受降之城壘爭雄筆陣決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運之一箭塲中就敵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遙望而盡推堅壘橫行四海高步出群姓名遽列於煙霄行止遂離於塵俗且口有舌而手有筆腰有劍而袖有鎚時方亂離迹猶飄泛徒以術精韜畧氣激雲霓口張而陰電搖怒呼發而暑雷動神駟鬼殿天蓋地車鬪劈歷於雲中未



江表志  
十三  
爲躡捷喝檇蒲於筵上不是酋豪蘊機權而自有英  
雄仗勁節而豈甘貧賤但攘袂叱咤拔劍長嗟不偶  
良時孰能言志旣逢昭代合展壯圖伏聞大吳肇基  
聿修文教聯顯懿於中土走明恩於外夷萬邦咸貞  
四海如砥燹和天地岩廊有禹稷臯陶洒掃烟塵藩  
翰有韓彭衛霍豈獨漢稱三傑周舉十人凝王氣於  
神都吐祥光於丹闕急賢共理侔漢氏之懸科待旦  
旁求類周人之設學而又隣邦接畛敵境連封一條  
鷄犬相聞兩岸馬牛相望彼則待之以力數年而頓

見傾亡此則禮之以賢一坐而更無騷動由是見盛  
衰之勢審吉凶之機得不上順天心次量人事且向  
明背暗捨短從長聖賢所圖古今一致然而出青山  
而裹足渡長淮而棄繻派遙終赴於天池星遠湏環  
於帝產是携長策來詣大朝伏惟司空楚劍倚天秦  
松發地言雄武則平窺絳灌語兵機則高掩孫吳經  
受素王書傳玄女莫不鞭撻宇宙駟役風雷勞愁積  
而胫肉生憤氣激而臂鬣起一怒而豺狼竄攝再呼  
而神鬼愁驚捷蠻鼓而簸朱旗雷奔電走掉燕鎚而



揮白刃斗落星飛命將拉龍使兵合虎可以力平鯨  
海可以拳擊鰲山破堅每自於先登敵無不剋策馬  
嘗時於後殿功乃非矜國家賴如股肱邊境用爲堡  
障勲藏盟府名鏤景鍾今則化舉六條地方千里示  
之以寬猛化之以溫恭繕甲兵而耀武威緩戶口而  
卹農事漫洒隨車之雨洗活嘉田輕搖逐扇之風吹  
涓殄氣可謂仁而有斷謙而逾光賢豪向義以歸心  
姦宄望風而屏迹佇見秉旄仗鉞列土分茅修職貢  
以勤王控臨四海率諸侯而定霸壇壓八方遐邇具

瞻威名洽著况復設庭燎以待士開雪宮以禮賢前  
席請論共韜鈴危坐願聞於興廢古今英傑孰可比  
方某才越通津已觀至化及陳上謁罔棄謏才是敢  
輒述行藏鋪盡毫幅况聞鳥有鳳魚有龍草有芝泉  
有醴斯皆嘉瑞出應昌期某幸處士倫謬知人理足  
以副明君之獎善恢聖代之樂賢昔婁敬布衣上言  
於漢祖曹劌草澤陳謀於魯公失范增而項氏不興  
得呂望而周朝遂霸使遠人之來格寔至德之克昭  
謹具行止如前伏請准式順義六年七月歸明進士



韓熙載狀

後主諱煜字重光母曰鍾太后太子與薨後主當立  
鍾謨以其德輕志放請立弟從謙嗣主不可遂以太  
子總百揆嗣主南幸洪州後主留居守金陵數月嗣  
主殂遺詔就金陵即位稱北朝正朔建隆壬戌歲也  
後主天性純孝孜孜儒學虛懷接下賓對大臣向奉  
中朝唯恐不及加以留心著述勤於政事至於書畫  
皆盡精妙然頗曉竺乾之教果於自信所以姦邪得  
計排斥忠讜土地日削貢奉不克越人肆謀遂為敵

國又求援於北虜行人泄謀兵遂不解矣二十六即

位十四年巳亥國亡封隴西公贈吳王葬北邙鄭國

夫人周氏祔

起建隆二年  
終開寶八年

皇子

清源郡公仲禹

岐王 少亡

宰相

嚴續

徐游

游簡言

湯悅

使相

林仁肇

王崇文

何洙

湯悅



朱艱 陳海 黃延謙 嚴續

柴克貞 皇甫續貞 鄭彥華

樞密使

嚴續 朱鞏 陳高

將帥

陳謙 陳德成 孫彥祥 李彥虬

沙萬金 劉存忠 胡則 宋克明

高彥 林益 張粲 張遇

馬仁信 蔡振 穆堅 譚宗

張進勅 張仁煦 李雄 吳翰

龔慎儀 羅彥原 馬承俊 謝彥質

謝文節

文臣

徐鉉 徐<sub>此</sub> 韓熙載 王克貞

張洎 龔穎 張佖 湯淨

朱銑 喬舜 潘佑 湯懈

湯滂 郭照度 孫舉 伍喬

孟拱臣 高遠 高越 馮謐



李平

張紹

賈彬

田霖

顧彝

趙宣輔

後主嗣德之初夜夢有羊據文德殿御榻而坐甚惡之泊乙亥冬太祖吊伐之初首命吏部郎中楊克讓知府事故已陰數定也柳宣爲監察御史居韓熙載門下韓以帷箔不修責授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議者疑柳宣上言宣無以自明乃上章雪熙載後主叱曰爾不是魏徵頻好直言宣曰臣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

韓熙載上表其畧云無橫草之功可裨於國有滔天之過自累其身又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床而坐泣三千里外送孤客以何之一葉舟中泛病身而前去遂免南行後卧疾終於城南戚家山後主賜衾被以殮贈同平章事所司以爲無贈宰相之故事後主曰當自我始徐鉉祭文所謂黔婁之衾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

後主奉竺乾之教多不茹葷嘗買禽魚謂之放生北苑水心西有清輝殿學士事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



江表志  
保文安郡公徐遊別置一院於後謂之澄心堂臨汝  
姪元樞元樞爲員外郎及秘書郎皆在後出入內庭  
密畫中旨多出其間中書密院皆同散地用兵之際  
降御札移易兵士密院不知皇甫繼勳伏誅之後夜  
出萬人斫寨招討分兵署宇不知何往皆出於澄心  
堂直承宣命者謂之澄心堂承旨政出多門皆倣此  
也

宋齊丘爲儒日修啓投姚洞天畧云城上之鳴鳴曉  
角吹人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結成離緒又云其如  
不憚萬端無柰饑寒兩字時有識者云當須殍亡後

果如其言

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  
文學之紙墜于城中其詞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  
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顧免教流血滿長江翰  
攻陷江州殺戮殆盡謂之洗城焉

開寶中將興兵葦吉州城頭有一大面方三尺睨目  
多鬚狀如方相自旦至申酉時郡人觀觀衆所驚異  
明年國亡之應也



霓裳羽衣曲自兵興之後絕無傳者周后按譜尋之  
盡得其聲

二廟父子爲相者嚴可求嚴續父子爲將者劉信劉  
彥貞王綰王崇周本周業陳德誠皇甫暉皇甫繼勳  
弟興彥貞姪存忠亦爲將兄弟承恩遇者馮延巳延  
魯兄弟有大名者徐鉉徐鍇二人連呼文筆則韓熙  
載徐鉉正直則蕭常權勢則鍾謨李德明建康受圍  
二歲斗米十數千死者相籍人無叛心後主殂於大  
梁江左聞之皆巷哭焉

國中啣至寃者多立於御橋下謂之拜橋甚者操長  
釘携巨斧而釘脚者又有闌入立於殿庭之下者爲  
拜殿進士曾凱南省下第其實釘足謝必下第立殿  
稱寃舉人之風掃地矣後主卽位初張泌上書建隆  
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將仕郎守江寧府句容縣尉張  
某言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上書陛下臣聞行潦之  
水徒善利而不廣斗筲之器因虛受而無庸雖欲強  
其所弗能亦不知其量也然當陛下纘服丕圖嗣臨  
寶位百姓凝視仰徽猷而注目四方傾聽望德音而



竦耳是陛下虛心側席克已納隍將敬忌天恩以布親命慰兆民顛顛之目非有朴直之士不能貢千慮一得之言干視聽也我國家積德累仁重華承聖雖疆里褊小而基構弘遠矧賢智左右前後比肩繼踵以道揚末命致成康之化猶反掌爾又何以規然晉公之聽重人齊侯之用老馬豈重人踰百宗之善老馬過管仲之智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此之謂也臣是以申旦不寐齋沐停思用以廣禪陛下惟親之政萬分之一也伏惟我唐之有天下也造功自高祖重

熙于太宗聖子神孫歷載三百丕祚中否烈祖紹復大勳未集肆我太行嗣之德則休明降年不永焦勞癯瘠奄棄萬戶民旣歸仁天亦輔德襲唐祚者非陛下而誰陛下居吳邸而庶事康庶事康而卒乘睦升儲位而納百揆納百揆而黎民變當次行修巡狩之禮陛下膺監國之任兢兢業業神人咸和令若秋霜澤如時雨洎憂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帝承高祖之後天下一家僅三十年德教被於物也久矣而又封建子弟委用將相具朱虛東牟之力陳平周勃



之謀宋昌之忠諸侯之助由長子而立可謂究矣及  
卽位戒慎謙讓服勤政事躬行節約思治平舉賢良  
賑鰥寡除紛拏相坐之法去誹謗妖言之令不貴難  
得之貨不作無益之費其屈已愛人也如此晁錯賈  
誼賈山馮唐之徒上書進諫言必激切至於痛哭流  
涕之辭者蓋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而文帝優容  
不拂聖德克塞幾致刑措王業巍巍千載之下風聲  
不泯皆勤勉強而臻於此也今陛下當數歲大兵之  
後鄰封襲利之日國用匱竭民力疲勞而野無劉章

興居之人朝無絳侯曲逆之佐可謂危矣非陛下聰  
明睿知視險若夷豈能如是乎設使漢文帝之才處  
今日之勢何止於寒心消志而已陛下以天未厭德  
民方載舊則可矣若欲駭遠近之聽慰億兆之思臣  
敢昧死言之夫人君卽位之始必在發號施令行人  
之所難行者非率漢文帝之心以布政究人臣不知  
其可也臣以國家今日之急務畧陳其綱要伏惟陛  
下留聽幸甚一曰舉簡大以行君道二曰畧繁小以  
責臣職三曰明賞罰以彰勸善懲惡四曰節用慎名



江表志 卷八  
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曰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曰均賦  
役以役黎庶七曰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寃毀譽以  
遠讒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曰克己以固舊好亦  
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載之褒貶纖芥之惡必去毫  
釐之善必爲密取與之機濟寬猛之政進經學之士  
退掎克之吏察邇言以廣視聽好下問以開閉塞斥  
無用之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臣又聞  
之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  
度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君人者必懼天之明

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謀始居安慮危也臣旋觀今日  
下民期陛下之致治如百穀之仰膏雨不足喻焉願  
陛下勉強行之無俾文帝專美於漢臣幸承勲緒忝  
逢昭代書賢能於鄉老第甲乙於宗伯由文章而進  
侍待詔于金門比八年于茲矣沐大行育才之化聖  
鑒不遺當陛下御禮之辰王猷未洽若復優游義府  
默然無辭則愧然修而有覩面目矣塵黷宸聽伏切  
兢憂臣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御批云古人讀書  
不祇謂詞賦口舌也委質事人忠言無隱斯可謂不



辱士子之風矣况朕纂承之始政德未敷衰毀之中  
知慮荒亂深虞布政設教有不足仰副民望必居下  
位而首進讜謀觀詞氣激揚決於披覽十事煥美可  
舉而行朕必繕初而思終卿無令直而後佞其中事  
件亦有已於赦書處分者二十八日



